

# 公共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历史嬗变

施波文

(浙江自然博物馆, 杭州 310014)

**[摘要]** 公共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从蒙眛意识到达成社会共识, 与博物馆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社会历史大背景紧密关联, 所以必须将其置于特定时代与社会大环境下来综合考虑。博物馆所承载功能的拓展与演变, 也体现了博物馆自身的发展, 并逐渐从最初注重对物的阐释转向对人乃至全社会的关照。随着对博物馆教育功能认识的深化, 围绕博物馆开展的一系列教育实践日臻完善精细, 并与社会需求与社会时代精神相契合。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博物馆的责任担当与自觉意识, 能主动依据社会发展需求对自身的功能、定位进行不断的调整, 以实现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

**[关键词]** 博物馆教育 历史演变 社会需求

**[中图分类号]** G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 (2014) 05-0066-08

## An Evolution of Function of Public Museum Education

Shi Bowen

(Zhejiang Museum Natural History, Hangzhou 310014)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 in public museum education had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environments which museums had rooted in and experienced from consciousness to social consensus. It was appropriate to analyze the factors of museum development under contemporary social backgrounds. The performance of museum education accompanied by museum development, it was cultivated and promoted during the process, and shifted from focusing on objects to human and society. The museum practices on education had well synchroniz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ety. Furthermore, museums could make adjustments to achieve its development.

**Keywords:** museum educ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social needs

**CLC Numbers:** G2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3-8357 (2014) 05-0066-08

### 1 公共博物馆教育功能的界定

博物馆是社会变迁中的一部分, 博物馆的发展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关注公共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历史演变, 必然

脱离不开对整个博物馆事业发展轨迹的梳理与观照。公共博物馆的提法, 反映了博物馆与博物馆所在地民众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 公共博物馆主要由税捐支持, 其收藏符合公

收稿日期: 2014-03-06

作者简介: 施波文, 浙江自然博物馆文博馆员, 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 Email: shibowenbobo@163.com。

共领域的逻辑，其运行规则彰显公共服务及永续性、可变性、平等性、透明性等一般原则，代表博物馆机构对所有人开放并属于所有人，它服务社会及其发展<sup>[17]</sup>。无论博物馆的个性怎样，教育已是现代博物馆无可非议的共性。博物馆教育作为一种非正式教育，是博物馆服务民众、回馈社会的重要形式。博物馆所有形式的工作和努力都是手段，唯有对民众产生积极影响、能改变社会的教育是博物馆存在的目的<sup>[2]</sup>。我国博物馆学者认为，“博物馆是通过为观众自我学习提供服务而实现教育目的的”，主要包括为广大观众提高思想品德和文化素养服务，为在校学生的校外教育服务，为成人终身教育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和为旅游观光和文化休闲服务<sup>[335]</sup>。《博物馆学关键概念》（*Key Concepts of Museology*）中，对博物馆教育功能这样定义：“它旨在通过一系列的价值、观念、知识和实践来确保促进观众的发展；它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过程，依赖教学方法，发展与实现自我，并完成对新知识的掌握。”<sup>[18]</sup>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博物馆的思潮、理论和工作重心均存有差异，但对博物馆教育功能却是愈来愈重视，这也是博物馆回归社会、参与社会建设、主动回应社会时代需求的一种积极姿态。

然而，博物馆教育功能并非在博物馆形成之初就有，它是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为了适应和概括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变化，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几经修订。2007年修订后的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相比200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一个较大变化就是对博物馆业务目的的表述顺序进行了调整，将“教育”置于博物馆业务目的的首位，作为“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出”等多项博物馆基本业务的共同目的，其他具体工作内容都以此展开，这也是现代博物馆发展的大势所趋。这种认

识上的微妙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国际博物馆界对博物馆社会责任的重视，对博物馆社会效益的关注<sup>[4]</sup>。

## 2 公共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阶段演化

公共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从蒙眬意识到达成社会共识，与博物馆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社会历史大背景紧密关联。博物馆教育功能演变史依托于博物馆事业发展史，所以必须将其置于特定时代与社会大环境下来综合考虑。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在博物馆的形成与发展中日渐明晰起来，并逐渐从最初的注重对物的阐释转向对人乃至全社会的关照。博物馆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受其所处社会背景、时空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博物馆的自身发展与功能发挥，不能脱离特定的物质基础如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氛围等，并且应当回应当时的社会需求。博物馆所承载的功能的拓展与演变，同时也体现了博物馆自身的发展。

### 2.1 博物馆教育的酝酿阶段（公元前3世纪至文艺复兴前）

博物馆最初萌发于人们的收藏意识和纪念意识，由此产生了对珍稀物品的收藏和对具有纪念意义的遗址遗物的保存和利用。博物馆文化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在公元前336年至公元前31年的希腊化时代，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整个中东，形成了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sup>[515]</sup>。当时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亚历山大博物馆实际上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50万至70万册的图书馆<sup>[518]</sup>。但后来亚历山大博物馆被毁于大火，之后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类似的学习机构都未曾出现。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卓越贡献多半在医学和力学方面，博物馆在这期间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它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为人们的求知探索提供研究对象与工具，为此，医生们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

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大脑的作用。之后经罗马时期至文艺复兴早期，收藏依然盛行，皇室与贵族纷纷收藏奇珍异宝和各类艺术品，这些收藏多为私人所有，只开放给贵族参观，其他有机会接触这些收藏品的也往往是有社会地位的人。

## 2.2 博物馆教育意识的萌芽与小众化服务阶段 (14世纪至17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博物馆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大有助于西欧文明的现代化。当时识字率提高，思想十分活跃。“这是一个眼界不断开阔的时期。整个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瞪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战利品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sup>[6470]</sup>。人们对未知世界的不懈探索、对知识孜孜以求的这股精神力量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集中释放。当时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思想代表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它强调人的解放，把人从上帝和自然当中解脱出来，在社会和权力结构中处于下层的人们，运用知识去和上帝及权势作斗争，而获取知识的重要地方就包括博物馆<sup>[7]</sup>。尽管博物馆于文艺复兴时开始受到关注，但到17世纪中叶，博物馆还多为私人创办，服务对象以科研人员为主，教育对象范围相对狭窄，而且当时博物馆可供参观的只是存放着各种收藏品的库房，观众只是抱着好奇心，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到库房走一圈，很难实现明确的学习目的，博物馆所起到的教育作用终究有限。

这一阶段博物馆作为珍宝富集的高雅之地而备受尊崇。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学术成就、宗教改革后推崇的科学求知精神，以及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地区的开辟等均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当新的动植物、新的恒星甚至新的种族和新的人类社会相继被发现后，所有这些都向传统的思想和设想提出了挑战。人们渴望认识世界、探知未知世界的求知欲望和需求呼声迫

切希望得到满足与回应。所有这些都为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博物馆在此期间也快速积聚起从物质到精神的各方面力量。

### 2.2.1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

14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被看作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不列颠百科全书·文艺复兴）。当时，资产阶级和“学者”对于希腊、罗马等古典文物，特别是雕刻，发生了搜集、保存、欣赏、研究的浓厚兴趣。人文主义风潮在意大利的快速传播，向欧洲“开明”的社会人士打开了古典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宝库，研究自然界事物的科学风气因之而起。博物馆事业与科学研究一样得到适当的发展，博物馆开始倾向于为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而收藏，收藏主要是世界上的动植物标本，各种各样的矿石、测量术和天文学上的工具（当时称之为“哲学工具”），同时也搜集日常生活的物品和外国的武器<sup>[8]18</sup>。

### 2.2.2 宗教改革带来博物馆新知探索的新风气

欧洲自1517年宗教改革之后，科学研究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各国纷纷成立了科学团体。当时这些科学团体的会员都是当代“知名之士”，他们多为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通过对博物馆收藏进行分析研究来认识自然与社会。1544年勒司科（P. Lescot）在巴黎设立了宗教史及考古学的历史博物馆（musée Carnavalet），大大地推动了博物馆的发展。德国自1650年设立科学博物馆之后，英、法等国纷纷成立科学博物馆，借此平台宣扬科学求知精神<sup>[8]20</sup>。见表1。

表1 欧洲宗教改革后成立的主要科学团体

| 时间    | 地点                    | 名称                                     |
|-------|-----------------------|--|
| 1603年 | 罗马<br>Rome            | 林西学会<br>Accademia dei Lincei           |
| 1652年 | 德国希温佛特<br>Schweinfurt | 自然珍奇学会<br>Accademia Naturae Curiosorum |
| 1657年 | 佛罗伦萨<br>Florence      | 西门图书会<br>Accademia del Cimento         |
| 1657年 | 西班牙马德里<br>Madrid      | 自然珍奇学会<br>Accademia Naturae Curiosorum |
| 1660年 | 伦敦<br>London          | 皇家学会<br>The Royal Society              |
| 1666年 | 巴黎<br>Paris           | 科学院<br>Académie des Sciences           |

### 2.2.3 地理大发现与海外探险活动为跨文化收藏研究创造了条件

自 1492 年发现了新大陆后, 地理学、航海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给欧洲殖民者开辟了新航线。这时在贵族与资产阶级中流行一种游历风气, 为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 探险家、商人、科学家等到远方去旅行探险, 他们到远方采集各民族的民俗、艺术、历史文物资料和自然标本。需求大量存在, 社会开始盛行起古物珍奇的采购转让买卖, 收藏研究蔚然成风。这些贵族们的收藏, 范围不断扩大, 数量大幅增长, 同时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等国, 又流行起收藏古代钱币、印章、石刻、化石、宝石、数理、机械以及图书等风尚。博物馆成了丰富的自然标本、民俗、历史文物、艺术等资料的保存所, 特别地吸引着很多的学者。这些贵族们的收藏, 多为以后的博物馆所购买, 奠定了各大博物馆藏品的基础。如荷兰著名收藏家物品, 为俄国彼得大帝所收买, 归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院。

### 2.3 公共博物馆教育的兴起与快速发展阶段 (18 世纪至 19 世纪)

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 一般认为是在 17 世纪后期产生, 以 1683 年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艺术和考古博物馆 (The Ashmolean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向公众开放为代表。之后, 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分别于 1759 年与 1793 年相继对公众开放, 意味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真正到来, 也象征着博物馆教育正式走到了公众面前。博物馆作为知识的传播场所, 在人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它们大量的收藏品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赖以凭借的物质基础, 是获取知识的对象、途径和工具。这个时期, 博物馆的服务对象逐渐从狭窄的科研人员慢慢转向普通的社会公众。但囿于认识局限, 早期这些公共博物馆对普通公众参观还是设有限制。当时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游客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 小型团体的游客只能逗留两个小时。18 世纪末法国巴黎卢浮宫开放, 真正实现了让来自各地、各阶层的人们自由观看法国君主收藏的

美妙艺术珍藏的目的。到了 19 世纪末, 博物馆教育成了社会共识, 1880 年美国博物馆学者鲁金斯在所著《博物馆之功能》中明确提出, 博物馆应成为一般人的教育场所的观点, 一些博物馆还与学校建立起紧密联系, 不仅教师和学生可以免费参观, 甚至可以借到文物标本辅助教学<sup>[9]</sup>。

博物馆在这一阶段获得较大较快发展, 与欧洲的现代化文明进程步伐相吻合。这一进程引起了以三大革命形式表现出来的连锁反应, 给欧洲带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和力量。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技术上的飞跃进步, 技术进步转而又促进科学的发展和受到科学的促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这些不仅深深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给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这种变化还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了整个世界, 结果出现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扩张主义的新型文明——现代文明<sup>[637]</sup>。在现代文明的推动影响下, 社会变革与博物馆的良性互动尤为明显, 一方面, 社会变革需要博物馆的积极参与和文化支持, 另一方面, 博物馆对社会的需求呼声主动做出回应, 对自身社会责任与角色定位有了全新的认识。

#### 2.3.1 博览会推动下工艺类博物馆的应运而生

科学革命带动下现代化工业生产步入大发展时期, 自然科学的重大发明和新学科的产生, 激发了人们学习科学知识和研究科学技术的热情, 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博物馆的发展开辟新道路, 博物馆从之前保存珍奇的处所, 渐渐演变为研究机构和社会教育中心。1851 年英国伦敦水晶宫举行了万国工业博览会, 除了展出蒸汽机、农业机械、织布机之外, 还展出了金属、织造、陶器、玻璃等工艺品, 次年即以这批展品建设了工艺性质的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和 1853 年成立的坎星顿科学技术博物馆。自从英国由“大展览”而筹设工艺博物馆后, 各国纷纷仿效, 即以博览会征集的大量展品来筹建新博物馆, 如 1876 年美国费城百年纪念展览

会 (Centennial Exhibition) 的展品, 以后扩建为美国国立博物馆; 1878年巴黎万国博览会 (Exposition Universelle) 展品, 改组为托罗加德民俗博物馆等。这些在博览会基础上创设的博物馆广受观众欢迎, 是人们博物多闻的好去处。

### 2.3.2 社会变革中人们对博物馆的需求坚定发展起来

欧洲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 以世界性的规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 使生产率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 人口进一步增长, 还引起世界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英国自16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 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达到高潮。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厂体系的建立, 大批的人涌入了新的工业中心。在工业革命中被迫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土地的贫穷农民, 开始面临着迁居城市、寻找工作、适应新环境的严峻考验。工业化时代, 主要的工作场所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和车间, 掌握必要的生产技能对这些劳动者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最早实现机械化的棉纺织、采矿、冶金等领域, 也亟须劳动者提升劳动素质, 能掌握一定的实用技术以应对蒸蒸日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博物馆作为理想的教育场所, 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 所提供的群众教育是学校机构无法比拟的, 博物馆也因此自然地成了学校之外学习科学知识、技术、艺术等的重要机构, 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参与互动中日渐发展起来<sup>[9]</sup>。

### 2.3.3 政治革命推动下博物馆面临发展新机遇

欧洲三大革命不是平行或独立地进行的, 它们互相依赖, 相互之间不断起作用, 这种综合力量为博物馆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以法国为例,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博物馆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就在这一年, 法国把巴黎鲁屋尔皇宫, 改为共和国博物院 (musée de la République), 以前为私人所有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 这时才成了全国的财产,

之后御花园 (Jardin du Roi) 于1794年改为自然历史博物馆, 公开展览。1798年拿破仑命令在巴黎举办展览会, 凡是优于英国的法国工商出品一律加以奖励, 次年成立古代工艺博物馆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etiers)。拿破仑又用他从埃及、西班牙、意大利所掠夺来的文物补充了法国博物馆的收藏, 以夸耀他的丰功伟绩。法国共和国第一军占领意大利拿波里 (Napoli) 后, 发掘了火山湮没的庞贝古城。到了19世纪, 法国政府在法国其他地区建立起包括波尔多博物馆、马赛博物馆、里昂博物馆等在内的15家博物馆, 用来收藏卢浮宫容纳不下的藏品, 这些博物馆通常都设立在艺术学校的附近, 成为除学校以外学生受教育的公共机构, 博物馆在职能上具备了教育功能<sup>[9]</sup>。

### 2.4 公共博物馆教育达成社会共识与日臻完善阶段 (20世纪至21世纪)

20世纪开始, 博物馆事业进入了发展新阶段。这个时期,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博物馆事业空前繁荣, 博物馆数量激增, 一些博物馆组织的出现更是直接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 以互动体验为特色的科学类博物馆迅猛发展, 展览教育作为博物馆教育功能发挥的主导形式受到了博物馆界的高度关注。同时, 围绕展览进行广度与深度拓展的各种辅助性教育活动也兴盛起来, 博物馆在现代化教学方式上的创新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一个显著结果就是, 博物馆馆内外各种互动教育项目的推广, 同时还包括满足一些特别国家和地区以及特定目标受众群体的教学项目。此外, 因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 博物馆还肩负起了启发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力量的责任。尽管各国因历史文化背景及综合国力的差异, 各种博物馆的建设也不尽相同, 但是人们对博物馆的认识已日趋丰富, 逐渐从重器物转向关注人本身的发展。20世纪后半叶始, 博物馆教育工作迈入新发展期, 博物馆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方式、人员、设施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博物馆教育的独立性逐渐加强, 社会效益显现。

2.4.1 博物馆组织促进博物馆学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世界性博物馆的大发展与博物馆组织的产生密不可分。自 1889 年英国诞生了世界第一个博物馆协会后，1926 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开始建立博物馆学系用以专门培养博物馆方面的人才，1945 年英国议会通过《博物馆法案》。随后的 20 世纪初，欧美各国和国际性的博物馆专业组织相继建立，有力促进了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研究的开展。见表 2。1946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它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鼓励并支持各类博物馆的建立、发展及专业管理。这一时期，考古、艺术、自然历史、科学等专业化的博物馆发展较明显，还出现了露天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创业史博物馆以及社区博物馆等新类型博物馆。全球公认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史密森学会于 19 世纪中期成立后业已发展成一座巨型的国家级研究和教育中心，旗下有 19 座大型博物馆、9 座研究中心、美术馆和国家动物园等。随着博物馆数量的大幅增长，业界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也愈发深入全面。美国史密森学会将“增进和传播知识 (the increase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它的第一任会长 J·亨利十分注意博物馆普及科学知识的功能，在他影响下，G·B·古德于 1888 年起发表了《博物馆历史和历史博物馆》《未来的博物馆》和《博物馆管理原则》，系统地论述了博物馆在传播科学知识、提高人们知识水平、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美国博物馆协会在博物馆的定义中把“教育”和“为公众服务”定为博物馆工作的中心，收藏则是完成教育与为公众服务的手段，收藏本身已不是目的<sup>[1]</sup>。1942 年该协会会长魏斯勒 (Clark Wisler) 在他的“科学博物馆的哲学基础”论文中提出博物馆对公众教育的目的有三<sup>[25]</sup>：一是对艺术品的欣赏，如美术、音乐、文艺等；二是对所处环境的欣赏，尤其是对自然界的欣赏；三是对自己所处社会文化的欣赏。1992 年协会在《卓越与平等：博物馆教育与公共》(Excellence and

Equity: Education and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 报告中，鼓励博物馆将“教育”放在公共服务角色的中心。

表 2 部分博物馆协会组织

| 时间     | 名称        | 英文                                       |
|--------|-----------|--|
| 1889 年 | 英国博物馆协会   | Museums Association                      |
| 1906 年 | 美国博物馆协会   |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
| 1917 年 | 德国博物馆协会   | German Museums Association               |
| 1928 年 | 日本博物馆协会   |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Museums          |
| 1935 年 | 中国博物馆协会   | Chinese Museums Association              |
| 1947 年 | 加拿大博物馆协会  | Canadian Museums Association             |
| 1977 年 | 爱尔兰博物馆协会  | Irish Museums Association                |
| 1981 年 | 奥地利博物馆协会  | Austrian Museums Association             |
| 1992 年 | 欧洲博物馆组织网络 | Network of European Museum Organisations |
| 1993 年 | 澳洲博物馆协会   | Museums Australia                        |

2.4.2 第三次科技革命影响下以互动体验为特色的科学类博物馆迅猛发展

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随着科学发展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学科交叉研究增多，社会需要培养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博物馆致力于办成一个展示严密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科技博物馆、科学中心在世界各地成倍增长，大大超过了其他类型博物馆的增长速度。据统计，“二战”以前科技博物馆只有二三百个，到 90 年代已发展到上千个，而其中 60% 是 50 年代以后建立的<sup>[31]27</sup>。1903 年对外开放的目前世上最大的德意志科学技术博物馆，展品显示了科学技术从萌芽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这个博物馆展览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鼓励观众自己动手进行各种模拟试验，从亲身实践中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法国的巴黎发现宫，在 1937 年举办的工艺与技术博览会基础上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让·柏林主持创办，主要活动是通过讲课和实验来介绍各学科知识，发

现宫内的自动化实验设备可供观众自己开动,青少年到这里可以结合学校课程作实验,也可以进行独立的研究。美国旧金山探索馆 90 年代后期已开发超过 800 多件互动式的展览与活动。欧美这些科技博物馆对公众教育功能的认识清晰而自觉,都将“教育”作为博物馆经营的主要目的,将“教育”置于博物馆公共服务角色的中心,将博物馆视为非正规学习的绝佳场所(“第二课堂”),将博物馆用作普通人的教育场所和民众接受终身教育的大学堂<sup>[2]</sup>。

### 3 教育意识觉醒与公共博物馆自我变革

社会发展大环境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有着外在的推动作用,而博物馆自身在社会发展变革中也日益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与功能。博物馆在启迪民智、文化教育方面的这种重要作用,让博物馆自觉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博物馆教育意识的自我觉醒体现在为更好服务公众与社会,从自身出发做出一系列努力以至让博物馆能发挥更好的作用,真正肩负起公共教育的重要职责。

#### 3.1 基于博物馆功能考虑的博物馆建筑

当今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是在不断地提升、扩展、改造中发展成今天的规模与水平的,影响其不断改造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出于对博物馆功能需要的考虑。自 17 世纪末现代博物馆出现后,一些古老悠久的历史建筑被改造成博物馆使用,当时博物馆建筑形式更多会考虑到藏品保护的需要,但随着博物馆新功能的出现,博物馆建筑的功能定位也在发生变化,出现专门的博物馆建筑。19 世纪欧洲博物馆多采用希腊式建筑,普遍注重外表装饰,对博物馆的功能作用考虑较少。1904 年德国梅岩氏(B. Mayer)调查欧美重要博物馆所做的报告书中提及“历来博物馆的建设,多注意外表装饰,对于教育上、实用上各方面往往忽视。事实上要发挥博物馆的效能,当先注意到博物馆内部的设计,然后再考虑到外部的形式”。20 世纪下半叶,博物馆新功能的出现致使博物馆建筑也发生了变化:临时展览的增

多促使藏品在常设展览与库房之间出现不同的空间分配;观众服务设施、学习活动室、休息区,尤其是多功能宽敞空间的设立为观众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参观环境<sup>[24]</sup>。“在那些发达的博物馆中,随着公共教育活动的增长,公共教育空间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占据着博物馆建筑越来越大的比例。”<sup>[23]</sup>对博物馆功能的认知变化反映在博物馆建筑方面就是:为适应博物馆功能需求变化而对博物馆功能布局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博物馆功能发挥需求。

#### 3.2 陈列展览的方式方法改进

陈列展览取得的进步得益于对藏品的研究。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的知识结构发生改变,为适应科学研究的需要,开始对博物馆的收藏进行系统科学的分类,并出现一批博物馆学著作,主要为藏品的科学分类作参考,方便科学研究,这改变了原先博物馆藏品陈列拥挤、层次不清的局面,加快了博物馆科学化的进程。一是独立展览空间的出现使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教育目标变得可能。陈列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形式,也是博物馆特有的语言。“展览空间从收藏空间独立出来,是博物馆经历的第一次分化式发展,为博物馆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提供了平台,标志着博物馆在履行教育的社会责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sup>[23]</sup>。二是依据人的学习规律与博物馆特性,有目的的设计展览,延伸了博物馆教育意义。博物馆开始重视参观体验,按照一定的教育意图策划展览,并探索通过真实或者虚拟真实的情景展示,为观众创设一个直观感性的参观环境,有计划地帮助观众了解展品及相关知识。如 1852 年德国纽伦堡日耳曼博物馆建立,采用组合陈列法是近代博物馆教育的最早典型,博物馆按史前时代、罗马时代、德国时代三个系统六个展室进行组织陈列,便于观众了解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因此被视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教育的开端<sup>[9]</sup>。三是博物馆讲解服务的出现。陈列讲解是博物馆辅助观众参观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观众对展品和陈列加深理解,提升观众对展览的兴趣。1880

年美国博物馆由馆员中选任“博物馆教师”(Museum Instructor)向学校学生进行讲解博物馆陈列品的工作。1895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提议建立讲解员制度(docent),1906年开始实行。1911年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设置了向导员(guide-lecturer)。现在很多博物馆会根据参观团体的年龄层次、教育程度、语言种类、参观时间长短等情况进行不同讲解,在语音导览系统的设置上也尽可能提供多样服务,满足观众多层次的参观需求。

#### 4 公共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展趋势

博物馆在今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博物馆教育也被视为贯穿基础教育至大学教育乃至整个人生学习过程的有益延续与重要补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12年报告《博物馆在公共教育与文化旅游发展中的角色》中,提到其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增强博物馆在传播知识与公共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改进提升文物保存和保护的业务能力”<sup>[4]</sup>。现代博物馆已成为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教育中心,博物馆根据教育对象在认知体验、实践能力和探索等方面存在的需求差异分别策划教育项目,观众在寓教于乐中习得知识与技能。另外,因博物馆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它们在建构知识、传播知识、认知与保护多元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无可替代,近年来博物馆在国际文化旅游中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质上博物馆在文化旅游中所起作用与博物馆公共教育目的是相通的。未来发展之路上,博物馆在展览文化交流、教育资源整合、多元化教育项目推广、馆内外教育网络构建、社会与博物馆的互动式教育服务体系建立等方面,将日益走向完善成熟,这也是博物馆教育由粗放式走向精细化的探索实践过程。

总而言之,博物馆教育的历史离不开对博物馆发展历史的认识。社会对博物馆特性及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博物馆所隶属的环境、时代紧密关联,与当时社会风俗、时

代精神相契合。所以,社会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知变化,不是兴之所至,既无规则、亦无理由的偶然产物,而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在现实中产生的需求与呼应相互影响的结果。博物馆依据社会发展需求对自身的功能、定位进行不断的调整,以实现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知,也逐渐从模糊狭隘的无意识走到精准明晰的社会责任自觉,这也反映了博物馆在当今社会的责任担当与文化使命。

#### 参考文献

- [1] André Desvallees, François Mairesse. et al. Key Concepts of Museology [M]. Armand Colin, 2010.
- [2] Stephen E. Weil. Beyond Management: Making Museums Matter[J]. ICOM Study Series, 2006(12): 4-7.
- [3]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4] 宋向光. 国际博协“博物馆”定义的新调整[EB/OL]. [2014-02-01]. <http://blog.sina.com.cn/zggbwg>.
- [5]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 [M]. 吴象婴, 梁赤民, 董书慧, 王昶,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6]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 [M]. 吴象婴, 梁赤民, 董书慧, 王昶,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7] 宋向光. 当代博物馆的社会责任[J]. 中国博物馆, 2012(4): 47-50.
- [8] 傅振伦. 博物馆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7.
- [9] 姚安. 博物馆12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10] 宋向光. 公共博物馆的发展轨迹: 从知识构建到文化表达[J]. 中国博物馆, 2013(1): 44-48.
- [11] Solinger J.W., Museums and Universities: New Paths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M].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90.
- [12] 陆建松. 试论博物馆学学科发展及其人才培养[J]. 中国博物馆, 2013(1): 60-64.
- [13] 严建强. 拓展式教育: 博物馆文化的新内涵[J]. 中国博物馆, 2013(1): 2-12.
- [14] Maryna Skyrda, Kateryna Chuieva (Ukraine), Aleksei Boiko, et al. Role of Museums i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R]. policy Brief. Kiev, 2012: 5.

(编辑 张南茜)